

2005年6月19日 星期日

执行编辑 夏曾珍



普通人李琳觅夫记

■星期日新闻晨报特约撰稿 马悦出

星期日新闻晨报(以下简称星期日):李琳,你的屋子真漂亮。

李:对,我很喜欢这些中国老家具,把它们弄到上海可不容易。

星期日:你来中国几年了?都去过哪些地方?

李:我去过黑龙江、北京、上海、杭州、苏州、广西、云南、西藏、青海、甘肃、厦门……四年半了吧。零三年四年在北京念书,然后我和我丈夫都来上海工作了。我去了一个教育机构,负责教育培训,但是现在休薪留职了,在家里写第二本书——家瑞典的出版社让我为西方读者写一本书,现在中国在西方非常热,我的老板听说了非常支持,非常高兴。……上海也有新闻媒体让我给他们写文章,写文化差异的,说可以帮助中国人了解西方人……

星期日:哦……是吗……是这样的,我今天来,我很想知道——我不知道是不是比较冒昧——我很想听你聊聊你和丈夫,在你的书里你说有一次聚会喝醉酒把耳环挂下来送给他,然后呢?——如果你觉得这个问题不方便回答……

李:啊!你看过我的书,没关系可以说。……他和我表妹是一个单位的,我表妹告诉我他的情况;他在法国的硕士然后回来工作。其实在这次聚会的一个星期前,我第一次看到他,第一印象就是,我要找的人肯定是他,就知道是他了。

星期日:我们有个成语叫“一见钟情”你知道吗?不知道啊。不害羞的(摇头)……

李:……那天我记得他穿的是牛仔褲,长袖桔红色T恤衫,在和另一个女的说话。

星期日:那个女的会不会是……

李:我也怀疑过,会不会是他的女朋友?我问表妹,说不是,只是朋友。接下去的整个一个星期我都在惦记他。我的朋友——也是我表妹单位的正好要办一个聚会,就为我想办法,邀请他参加,因为他是新来的。

星期日:聚会那天那个女的来了吗?

李:没有,那个女的从美国来的,已经回去了;我都打听好了。这次聚会比较正式,男的都穿得比较漂亮,黑领结礼服啊。为了让聚会更有意思,是这样安排的:男的一个地方吃饭,女的在另一个地方吃饭,到了晚上十一点男的到我们的地方,大家待在一起,因为大家之前已经玩了很长时间了,喝了不少酒了,所以很放松了,我就和他聊天。呵呵,我就对他说,“你是我看到过的世界上最漂亮的男人”。

星期日:你有点上头了?(做手势:喝酒,头晕)

李:上头?对,上头了,我有点头晕。

星期日:他也上头了?

李:没有,他说清醒,他听了非常吃惊,因为也不认识我,也不知道我说的是真是假,后来我就把“耳朵”拿下来放在他口袋里了。一段时间我特别累,想睡觉,我的朋友就把我扶到另外的房间去休息了。第二天下午我才发现:哎,耳环没了。

星期日:你忘了?

李:对。第二天他在单位把耳环再还给我的表妹。

星期日:啊,那件串过吗?

李:没有啊,那是我的耳环啊。我当时在健身房当教练,

“不要因为我是外国人,所以采访我。”李琳的声音像小孩子。4年半前,李琳从斯德哥尔摩来到北京,去年到了上海。这期间她刻苦学习汉语,遭遇了许多滑稽、尴尬、沮丧和温暖的事情;李琳还在中国出了一本书,把这些事对中国读者说了一遍……但是,这些都不是采访她的理由。

普通人李琳今年40出头,结婚差不多十年了。她书里提到一句,她是这样和他丈夫认识的:在一个聚会上,李琳试着引起他的注意,最后女主人公喝得醉醺醺的,把自己的耳环放到了男主人公的口袋里。接下去的大半本书里再也找不到关于这个问题的下文。为此,星期日新闻晨报记者找到了她……

我表妹就邀请他下班以后一起来锻炼,我们很快——两个星期以后就在一起了。

星期日:你喜欢他什么?隔三差五,你们互相之间问吗?你喜欢我什么?我们这儿有些人谈恋爱爱问,从第一天开始问,半年以后还在问……

李:哦他们喜欢分析,我们不太分析,就觉得感情最重要,只要感觉到这一点就行了。我发现中国有些女的评论一个男的,就说他“地位很高,条件不错”;西方人就说,“我非常爱这个人”,“他非常可爱”,“非常帅”。中国的女孩好像不太说“爱”,我经常听到她们说,“他让我很安全”。呵呵感觉有点像做生意。

星期日:呵呵(尴尬笑)。

李:中国人谈恋爱好像还是讲究门当户对,双方的社会地位啊。我们谈恋爱就是:我非常想找到爱情,他的工作,有没有钱,住在哪里不是重要的事情。对中国人来说好像浪漫不是最重要的,两个人有一个家,一起生活,有好的工作,有孩子,一起努力争取好日子,就行了。

星期日:那你们谈恋爱不准备结婚?

李:一般我们刚认识不会想到结婚。在西方男女朋友如果同居,社会能接受。你知道,一男和一女在一起很不容易。……我和他在一起到了第二年,发现还是那么爱他;第三年,还是非常爱他,感情还是那么好,我就想,是不是他就是我的丈夫了?大概我们在一起两年不到的时候我就感觉,有一天他会向我求婚的。

星期日:你有没有把这个想法告诉他?

李:没有说,等他向我求婚。不过我觉得他能感觉到。在瑞典一般男的向你求婚以后你们就订婚了,然后一般花一年时间“准备结婚”,就是为婚礼和结婚做准备,买这个那个。和中国差不多,我们大城市的女孩,比如斯德哥尔摩的,喜欢吃醋,23、24岁太年轻了,年轻了你根本不知道你是谁,需要什么,太年轻了人的变化大,28岁和30岁就不一样,所以当时我一看到他,我就知道他是我要找的人,呵呵。

星期日:那你说说他为什么就是你要找的人?你需要的是什么呢?

李:他非常体贴,很幽默,我喜欢笑,经常哭,所以我讨厌无聊的人!一方面我们感情很好,一方面他很开朗,坦诚,非常礼貌……还有我最大的爱好是旅游,在健身房做运动,他和我完全一样!

星期日:你找了个比伴啊。

李:我觉得我们是世界上最好的朋友。在一起玩的是非常开心,呵呵,我们有时候很幼稚,像两个小孩差不多,我就对他说:我不要小孩,你就是我的孩子。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一个人,有什么开心事总是想,咬快点告诉他,我有什么想法,他都就给我,我非常喜欢。我们的沟通非常坦诚,每一件事都可以说。

星期日:有些事情会不会只能告诉朋友,不能告诉他;告诉他会不开心的。

李:我还是会跟他说。他会很伤心,或者很难处理,但是你不说,他可能会自己乱想,时间长了以后会变得很复杂的。我们打算一辈子在一起,所以不会因为有什么矛盾,我就避开这个话题,那不行。

星期日:要完全做到坦诚是不是很难?

李:我觉得不是很难。我们能做到毫无保留。

星期日:关于结婚恋爱,你有什么话想对上海的年轻人说吗?没关系,他们不知道你是谁,所以也就是随便听听,你就随便说说。

李:……我想说,两个人在一起,最好的是慢慢来。肯定有一天你会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人——我认识他的时候我已经31岁了,在瑞典没人会说:啊!你怎么那么大岁数了还没有男朋友,没有这个压力,我自己也不担心。年轻的时候你要不断地想,到底喜欢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,我要做什么样的工作,住什么样的房子,过什么样的生活。你要慢慢了解自己。

星期日:对上海的夫妇说两句吧。

李:……我结婚的婚礼上朋友会发言,我姐姐说:你们以后三个人要好好过日子。

星期日:三个人?

李:对,要把“爱”看成第三个人,要照顾这个“爱”,不照顾它就会离开。不是说你们结婚了,他/她爱你就是理所当然的了,肯定会爱你一辈子。有些人说,我们结婚五年十年了,都习惯了,我不用特别照顾他/她。不对,要继续努力,尽力照顾,这不是一个月半年一年的事情,是一辈子。你不要觉得妻子给你做饭,做一辈子是理所当然的,我和我丈夫经常会说谢谢,“我知道你很累,还给我做饭,谢谢”。比如他回到家不太高兴,你要了解,是因为压力大,或者老板的问题,然后你就理解他了,就让他这样,不要让他更生气。或者我为一件事生气,他会听我说,说出来,他理解我了,就好了。……我丈夫现在在上海工作很忙,不打电话就发短消息说“很想我”,“很爱我”。

星期日:结婚那么多年了,这些话还是听不够啊?

李:对对对,听不够,肯定听不够。比如我说:这个周末你管你自己,我和我朋友一起玩,到时候我会很想他,他也会打电话说“我想你,能不能早点回来”。

星期日:说说你对上海的男性和女性都是什么印象?

李:这个对我要求太高了。我感觉中国男人结婚以后好像不太重视浪漫,他们重视工作,重视得到什么地位。中国大城市里的女性比较喜欢浪漫,还有,上海的女的喜欢穿高跟鞋的特别多,好看是好看,会不会太累了?